

盾

墨

拾

餘

擬謝授欽差大臣 恩摺

甲午十二月

爲恭謝

天恩仰祈

聖鑒事竊

臣

於某月某日奉

上諭劉坤一著授爲欽差大臣所有關內外諸軍均歸節制欽此聞

命之餘悚惶靡措業經奏懇

收回成命未蒙

俞允旋准禮部送到欽差大臣關防一顆謹卽恭設香案

望

闕叩頭謝恩祇領訖伏念臣由將起家受

恩逾格南邦作牧愧無百萬之甲兵

北闕督師渥被

九重之申命據鞍以示可用願効平蠻

授鉞而使出征忝膺專閫龍韜學淺已知綱短之堪虞馬  
腹程遙更慮鞭長之莫及

鴻慈錫寵驚鈍增慚臣惟有永矢鞠躬不辭鞅掌二三豪

俊爲時出冀得咸繼光俞大猷以平倭七十老翁何所求  
勉追曾國藩左宗棠而張楚直抵黃龍痛飲耳誓收宋室  
之河山讓於朱虎往欽哉共拯虞廷之水火所有微臣感

激下忱理合繕摺具

奏伏乞

聖鑒謹

奏

謝皇太后賞御書福壽松壽字恩疏

甲午十二月

爲恭謝

天恩仰祈

聖鑒事光緒二十年十二月二十日准兵部火票遞到蒙

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賞

臣

御書福壽字各一方松壽字一幅

臣當卽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祇領伏念臣猥以庸材膺茲重寄值軍書之旁午鞭鼈

慨指乎秦梁沐

懿藻於

易經卷之二

周易卷之二

羣鳳欣瞻乎

堯棟欽惟

皇太后治臻大定

聖益多能極

深宮修德之勞值

藝苑頤神之暇昔宋憲聖夙工草隸未足齊驅卽漢和熹  
雅善史書安能方軌

九五福曰壽敷瀛寰函夏以新膏十八公爲松

寫巖壑長春之古意俾成萬古雲霄之質實出

九重雨露之恩臣惟有勉效鷹揚益深寵戴堅多心堅多  
節期同松柏之後凋思日贊思日襄誓取樽柔而內屬所  
有微臣感激下忱謹繕摺叩謝

天恩伏乞

皇太后聖鑒謹

奏

蒙 皇太后賞御書謝 皇上天恩疏

甲午十二月

爲恭謝

天恩仰祈

聖鑒事光緒二十年十二月二十日准兵部火票遞到蒙  
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賞臣  
御書福壽字一方松壽字一幅臣當卽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祇領伏念臣樗櫟才庸桑榆效淺心依

九陛剛逢北斗之寅回首戴三山疊荷

東朝之

申錫欽惟

皇上明倫教孝

錫類推仁

繹百順於禮經繼

重華於書傳

九五福一曰壽正

西池進桃實千年

卅六宮都是春恰東閣放梅花數點

龍章捧出鳴藻歡騰臣惟有勉竭涓埃冀酬

高厚仰

星雲之糺縵願賡

虞廷旦復旦之歌沐

雨露之涵濡敢持漆園材不材之論所有

微臣感激下忱

謹繕摺叩謝

天恩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請 敕沿海各省舉辦漁團疏

乙未二月

爲防務孔亟請

敕沿海各省舉辦漁團恭摺具陳仰祈

聖鑒事竊惟倭船橫行海上意在窺窬每以財利陷我小民爲之接濟嚮導沿海一帶漁船民戶良莠不齊若不舉辦保甲漁團嚴密稽察實力維持無以清內奸而禦外侮聞去年倭由皮子高等處登岸卽係雇用漁船舟中敵國可爲殷鑒且海濱之人以船爲家非特風濤沙線爲所熟諳卽善于鳬沒狙擊脅力技藝過人者亦往往而有前明海盜汪直徐海之黨多出其中而我

朝名將李長庚王得祿之屬亦出其中可見同一海濱之人棄之則爲莠民訓之則成勁旅不過一轉移間而利害已判若霄壤矣前此法人之役左宗棠爲兩江總督曾經創辦漁團乃因奉行未得其人遂至中輒因噎廢食論者惜之臣到關後熟籌防務體察情形因思漁團亦海防中之一事未容輕忽見飭沿海府廳州縣及各防營督同地方紳董查明漁戶船數人數取具鄉鄰保結編立漁團號冊無事時聽其出海捕魚有事時令其隨同防寇酌給器械以資操練量給錢文以示體卹所給器械有事始領無事卽繳如能出海偵探得實者酌給賞犒儻有能出奇計

不惜身命奮勇殺敵者卽予以不次之賞雖有形之效難期卽見而無形之患或免潛滋惟津閘一帶海口漁戶尙不甚多而江南浙江福建廣東等省海面廣袤港汊紛岐向爲漁商集聚匪徒出沒之所若不認真舉辦漁團設使爲敵所用尤屬可慮應請

敕下沿海各省督撫臣各就本省情形因地制宜妥籌辦法嚴飭所屬實力舉行俾民志皆若堅城而海疆盡成清野似於防守不無裨益區區之見是否有當謹恭摺由驛馳陳伏祈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光緒二十一年二月十三日奉

硃批另有旨欽此

軍機大臣 字寄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劉 署直隸總督雲貴總督王 署  
兩江總督湖廣總督張 閩浙總督邊 兩廣總督李  
江蘇巡撫奎 浙江巡撫廖 山東巡撫李 廣東巡撫  
馬 署福建臺灣巡撫布政使唐 光緒二十一年二月

十一日奉

上諭前據御史王鵬運奏請飭辦近畿沿海漁團當經諭

令王文韶體察情形妥爲籌辦茲據劉坤一奏稱倭船橫行海上每以財利陷我小民爲之接濟嚮導因思漁團亦海防中之一事未容輕忽現飭沿海府廳州縣及各防營督同地方紳董查明各漁戶編立漁團江南浙江福建廣東等省海面廣袤港汊分歧若不認真舉辦漁團設使爲敵所用尤屬可慮請飭妥籌辦法等語沿海舉辦漁團藉以保衛海疆免致爲敵所用卽著王文韶張之洞邊寶泉李瀚章奎俊廖壽豐李秉衡馬丕瑞唐景崧各就本省情形妥定章程實力籌辦毋得有名無實致成具文劉坤一原摺均著抄給閱看將此由五百里諭令知之欽此遵

旨寄信前來

擬請開沿海長壕疏

乙未二月

爲近畿沿海一帶外患方深見在春暖冰融擬嚴飭關內諸軍各就汛地開鑿長壕逐漸種樹築牆永固金湯以限戎馬恭摺具陳仰祈

聖鑒事竊惟前敵諸軍失利倭氛已近錦州各口冰凍全開夷船必窺內地彼若逞其狡謀水陸夾攻深爲可慮查直隸一省邊防北起奉天甯遠南抵山東海豐海岸七八百里海口二三十處均係

神京肘腋畿輔咽喉一處設有震驚全局因之擊動自來備禦之法無過多設防卒多修礮臺然多設防卒則地段

太遠防不勝防無所不備者將無所不寡多修礮臺則彼每用詭計由無礮臺之處登岸而礮臺卽成贅疣且地勢稍有失宜反爲敵礮樹之準的是無利而反有害也

臣周

覽瀛璫考求防務確知今日時勢我不能與戰於海中惟有拒之於近岸欲拒之於近岸莫若扼之以長壕彼艦來攻惟恃巨礮其礮能擊遠而不能擊近能擊高而不能擊下能擊剛而不能擊柔長壕旣在近岸彼礮力無所施沙土性柔卽或礮彈落在壕閒所傷亦不至過甚此長壕可以廢敵人船上之巨礮其利一也敵礮猛烈我在礮臺或在平地無所遮蔽力不能支屢次潰敗傷亡皆由於此若

有長壕則先自立於不敗之地彼槍礮齊擊之時我可以蹲伏壕中且我兵雖傷彼尙未知不敢衝突此長壕可以避敵人之槍礮而免敗潰不支之患其利二也有藏身立足之地而後可施放槍礮以擊敵人而後可以槍擋定看準開放不至浪費藥彈此長壕可以施我擊敵之槍礮其利三也敵船不能近岸必以大礮從船上轟擊使我岸上之兵不能抵禦而彼一面以小舟或巨筏載其陸兵乘勢而登有長壕則彼船上之礮不能擊我伏壕之兵而我壕內之兵可以擊彼登岸之賊所謂乘其半渡而擊之者亦非此不可此長壕可以禦由海登岸之賊其利四也陸路

山少之處無險可扼若有長壕伏兵其內彼必不敢輕進  
其爲險要何啻鴻溝此長壕可以禦陸路來攻之賊其利  
五也夫深溝高壘原屬古人不易之法而時至今日外夷  
槍礮之猛烈實從來所未有無論或攻或守皆以能避彼  
之槍礮而施我之槍礮爲先宜於深溝轉不宜於高壘因  
時制宜先事設防除扼長壕別無良策西人兵書稱羅馬  
兼吞列邦惟恃掘地之技擊破僉言兵有五件切不可捨  
其一卽爲挖泥之器倭用西法別有工兵卽其戰陣之兵  
亦人人皆攜鋤畚聞其將戰隨處挖壕名曰地溝又名曰  
梅花坑伏兵其中往往以此取勝可見鑿壕爲行軍萬不

可少之法鍬鋤爲行車萬不可少之器尤當使兵勇練習  
嫋熟與槍砲相輔爲用以期攻守兼資若各軍一律開鑿  
長壕既可資練技習勤又可備折衝禦侮其利六也

臣初

到關門卽以開壕一事關係緊要飭諸將預爲舉辦彼時  
各軍多未到齊比到齊以後又復雨雪兼旬層冰沍結泥  
塗載道無從下手目下嚴寒雖未盡解而前敵海防軍情  
萬緊已覺刻不容緩擬飛飭諸軍劃分汎地自山海關城  
東北紅牆子至閻城南面老龍頭三十里熊鐵生十營任  
之老龍頭至秦王島二十里卞得祥六營宋朝儒牛師韓  
各分數營任之秦王島至昌黎縣溝兒灣七十里潘萬才

五營賈起勝八營任之溝兒灣至樂亭縣甜水溝六十八里馬心勝八營旅王可陞二營任之甜水溝至灤州大清河口百餘里閃殿魁十營劉光才五營申道發五營任之大清河口至豐潤縣澗河百餘里李占椿十五營任之其豐潤以西自蘆臺大沽達祁口埕口則電商王文韶辦理酌分沽北沽南爲兩路沽北長壕聶士成督率吳育仁吳宏洛陳鳳樓等官任之沽南長壕曹克忠督率梅東益章高元李永芳等軍任之總期通力合作同時並舉且屬各將領拊勵諸軍告以安身立命在此卽殺賊立功亦在此必能踴躍赴工迅速歲事約計關內各軍二百餘營合十

萬人之力開數百里之壕以每人每日開壕五尺計算三四日即可竣工以每人每日開壕一丈計算一二日即可竣工仰託

聖主如天之福長壕倘得一律速成敵人知我有備不敢內犯將來卽以所取壕中之土築成長牆更於壕牆之外多種樹木荆棘以禦敵之槍礮而保我之金湯尤足補海軍之窮而貽萬世之利所有微臣督飭諸軍開鑿沿海長壕緣由理合恭摺具陳是否有當伏祈

奏  
皇上聖鑒訓示謹

甘大有請

卹片

乙未二月

再已革記名提督甘大有去年十月經臣調同北上委充  
護軍前營管帶官沿途星夜奔馳冒雪衝寒不辭勞瘁到  
關後訓練操防更能蓐食枕戈與士卒同甘苦本年二月  
竟以積勞成疾歿於軍次據護軍營統領記名提督楊金  
龍稟報前來臣查該故革員誠樸不欺奮勇敢戰自束髮  
從軍爲曾國荃左宗棠所拔擢轉戰江西浙江福建陝西  
甘肅等省以及新疆南北兩路備著勳勤此次隨臣前來  
榆關銳意殺賊立功乃因艱苦備嘗心力交悴一病不起  
深堪憫惻當此倭氛肆擾薄海同仇該故革員幸得致身

亦當瞑目惟念燕昭之市駿骨子罕之哭介夫哀死可以  
勵生獎一卽能勸百鶴猿委化在微臣豈忘袍澤之同犬

馬銜

恩在

聖主或許蓋惟之賜可否仰懇

天恩將已革記名提督甘大有開復原官並准其照提督  
軍營立功積勞病故例

敕部議卹以勵勤事出自

逾格鴻施理合附片陳請伏乞

聖鑒謹奏

擬覆陳防軍偏挖地溝無傷鐵路不礙操練疏 乙未三月  
爲遵

旨籌辦地溝擬於沿海近岸一體舉行不必拘定鐵路並  
可藉資操練恭摺覆陳仰祈

聖鑒事二月二十一日准總理衙門來電奉

旨附近鐵路之處應派得力防軍偏挖地溝以資守禦著  
劉坤一王文韶迅飭籌辦爲要等因欽此當由王文韶轉  
飭直隸提督聶士成北洋海防營務處臬司周馥欽遵妥  
籌具覆茲准王文韶咨轉據聶士成等呈稱督同各將領  
再三裁酌僉以爲鐵道兩旁本有取土小溝深淺寬狹不

一若再加挖寬深殊於鐵道根腳有礙鐵路自北塘至山海關綿長四百餘里距海皆數十里近者亦一二十里現在我軍大半駐防鐵道之東若在道旁挖溝不甚合用且溝縱寬深不足限戎馬之足如鴨綠江倭以棚布鐵杆搭橋榮城海邊倭以長條細板編筏其明徵也況工大需時難以速成我軍新募者居多此時日講操練之不暇若責令日勞畚鍤殊覺顧此失彼此工似應緩議惟遇敵開戰則挖溝放槍之法最爲穩便前在關外倭以此法拒我我亦以此法拒倭如海城屢戰而未得手卽因倭伏溝放槍感王寨之戰倭傷亡千餘我兵傷者甚少因倭在平地撲

來我兵先伏溝坎之下擬請通飭各軍多帶鋟鋟試操挖  
溝之工遇有戰事凡有溝坎墩墻可就者總宜隱身於內  
不露槍礮心定氣平瞄準施放若敵傷亡較多銳氣自減  
或雖有溝坎而不盡合式應卽督飭兵勇頃刻刨挖溝宜  
淺狹只取容身尤宜短而彎不宜長而直兵伏溝內散而  
勿聚庶便進退而免抄襲之開花彈能中傷者自少等情  
轉咨前來臣查長壕爲禦敵之良法可以守並可以戰宜  
於陸防亦宜於海防本年正月臣過天津曾以樂亭至蘆  
臺一帶開壕之事與李鴻章面商因李鴻章言地段太長  
徒勞無益作爲罷論到榆關後復經通飭關內外諸軍各

於扎營之地先挖長壕其有水有石之處不能開壕祇令築塚均各遵行在案惟臣區區之意尙欲合數百里之海岸開數百里之長壕遠追秦蒙氏長城備胡之蹟近踵曾國藩長牆禦捻之規以補海軍之窮貽萬世之利未及奏行欽奉此次

諭旨事關重大敢憚求詳卽如該提督等所稱但言近鐵路有礙則距鐵路稍遠無礙可知但言工大難以速成則從緩亦尙易成可知且極言用之於臨時最爲得力則行之於先事更爲有益可知而其所論各層亦尙有事理未符當加考索者謹一一爲

皇上陳之我軍在鐵路以外之海岸則長壕亦當在鐵路  
以外之海岸鐵路距海皆數十里則長壕距鐵路不妨十  
數里或數里豈能從十數里或數里之遠而於根腳有傷  
蓋長壕原不必緊靠鐵路有鐵路之處更有長壕則我軍  
可以爲鐵路之屏蔽而長壕又可以爲我軍之屏蔽能屏  
蔽我軍然後能保護鐵路是長壕不特於鐵路無損而且  
於鐵路有益此其有礙鐵路根腳之說不必慮者一也長  
壕並非有水之壕乃係無水之壕有水之壕以水扼敵而  
我之兵力反無所施則其壕貴於寬深無水之壕以人扼  
敵而我之兵力反有可施則其壕主於淺狹是兩事正屬

卷之二  
五  
相反如所稱鴨綠江及榮城海邊不能限戎馬之足正因我無長壕以致兵力無所施而然若有長壕則伏兵壕中乘其半渡之時而奮力擊之彼雖有鐵杆之橋細布之筏又復何能偷渡此其溝縱寬深不足限敵之說不必慮者二也以數百里之海岸徧開長壕其工誠不可爲不天然事果無益工雖小不必辦事果有益工雖大亦宜籌但問事之重輕不問工之大小長壕旣明爲有益雖需費甚鉅亦當設法舉行試問一河隄糜費數千萬其工大於長壕幾何一海軍辦理數十年其工大於長壕幾何

朝廷不惜傾府庫之財窮天下之力以圖之長壕之工雖

大豈能及河隄海軍之百一而以至拙禦至巧以極省抵  
極費何所惜而不爲況現在防海各軍將及十萬人此餉  
此兵談何容易藉十萬人之力開數百里之壕旣非時紓  
舉贏又何事半功倍洵爲因利乘便不至勞民傷財此其  
工大需時難以速成之說不必慮者三也長壕不但爲目  
前應敵之需實足爲日後通行之法正宜使我新募之軍  
人人皆知此事豈反畏其不勝畚鍤之勞且各軍操練所  
最要者槍礮耳而槍礮之用在於施放開長壕即可以得  
施放槍礮之法最要者行陣耳而行陣之用在於進退開  
長壕即可以得進退行陣之法最要者營壘耳而營壘之

用在於捍衛開長壕即可以得捍衛營壘之法最要者號令耳而號令之用在於聽候開長壕即可以得聽候號令之法卽如該提督等所稱請飭各軍試操挖溝之工是開壕一工卽係操練何以又云日講操練之不暇各軍每日操練原有定時並非終日勤動不得休息且常人日習於勞則有功日習於逸則多過用兵之道尤然向來兵丁在外滋事之案無處不有無日不有其弊皆從遊手好閒而生父母之於子弟愛之尙欲其勞況將領之於士卒豈可一味姑息反涉寬縱而滋窳惰耶此其操練無暇顧此失彼之說不必慮者四也以上該提督等所論各層經臣再

四思惟似皆可毋庸顧慮至其所稱遇敵開仗挖溝放槍之法則臣與王文韶皆以爲深中肯綮非身親閱厯者不能竊鑿言之旣據該提督等盛稱挖溝之效亟宜仿照舉行但恐於鐵路根腳有傷於兵勇操練有礙則微臣再加斟酌量爲變通請令沿海開壕總在離鐵路根腳稍遠之處或十數里或數里因地制宜務期能保護鐵路而不至損動鐵路方爲妥善且不必拘定鐵路卽津沽以南滄祁一帶榆關以東甯錦一帶沿邊沿海皆可通行至各軍兵勇操練之餘誠不能終日責其胼手胝足應飭各該將領營哨認分地段算准土方或以半日操練而以半日開挖

或以半隊操練而以半隊開挖計日程工輪流派役不令  
或作或輟偏逸偏勞挖成之後報請查驗准照雇用土夫  
價值於月餉外普加津貼數成以示體恤而資鼓勵如此  
則鐵路可藉開壕以爲保衛而無鐵路之處亦可增設險  
而便扼防戰事可藉開壕以爲折衝而無戰事之時更可  
練工兵而備臨敵一舉兩得一勞永逸莫善於此所有微  
臣遵

旨籌辦飭議覆陳緣由是否有當伏祈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老湘營請 奬卹摺

三月十四日

爲查明老湘一軍歷次打仗情形請將陣亡員弁懇恩賜卹並將出力員弁准予存記恭摺具陳仰祈

聖鑒事竊

臣前於正月二十三日二月二十八日疊據統

領老湘軍二品頂戴江蘇補用道三等男爵李光久稟稱正月初十日自牛莊開赴四台子十二日天色微明賊以大股由東南小馬頭來犯又分兩股於南北兩路抄來我軍亦分三路應之提督賀長發率左營直衝小馬頭鏖戰兩時之久賊勢不支歸併一處我軍三面夾擊轟斃賊黨百餘名生擒三道黃邊帽大頭目一名二道黃邊帽頭目

一名都司殷成譜奮勇向前亦擒賊目一名所擒賊目三  
名均因傷斃其身畔之千里鏡時辰表佩刀信函等件俱  
經搜出並搶獲倭槍八桿賊紛紛敗竄我軍奮力追殺至  
二台子而還二十二日與拱衛軍相約進剿我軍直攻唐  
王山下奪回兩村拱衛軍亦登西南小山我軍力戰斃賊  
二百餘名賊始退踞山頭提督周運斌身受重傷裹創血  
戰隨卽陣亡副將尹山雲都司任福貴亦歿於陣傷亡弁  
勇至六十餘名之多至未刻拱衛軍退回柳公望我軍始  
亦收隊自後日夜出隊二十七二十八兩日均斃賊數十  
名不等所有出力及陣亡員弁分別懇請

獎卹前來臣以該軍接仗獲勝一切情形未准宋慶吳大澂轉咨恐有不確因卽咨請宋慶查復茲於三月初十日接准宋慶查明咨復與李光久屢次稟報均屬相符伏查自倭人入寇以來各軍不戰而敗者甚多戰而能勝者更少李光久所部老湘一軍僅有一千餘人且甫由江南調來與關外諸軍素不相習難資合手乃初次出隊卽能得勝雖未大張撻伐頗足少挫敵鋒提督周運斌等力戰捐軀深堪憫惻營官賀長發等生擒賊目亦屬奮勇可嘉該軍現值重加整頓之時應不沒其前勞乃可責其後效旣經宋慶覆查無異臣不敢壅於

上聞合無仰懇

天恩准將記名提督穆特恩巴圖魯周運斌花翎副將尹  
山雲遊擊銜補用都司任福貴三員

敕部議卹以旌死事其打仗尤爲出力之頭品頂戴記名  
提督賀長發曾經得有黃馬褂清字勇號可否

敕交督辦軍務處存記其餘出力員弁可否

准其開列請獎之處並出

逾格鴻施所有微臣查明老湘一軍厯次打仗出力及陣

亡員弁懲

恩獎卹緣由理合據實奏陳伏祈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請留李光久片

同日

再統領老湘軍李道光久以二月初八日牛莊之戰事機  
不順損失過多該道負疚飲恨觸發傷病屢次稟請交卸  
營務前來臣查該道以文員而督前鋒以孤軍而當大敵  
身先士卒奮勇過人其所部亦皆能出力用命倭人旣畏  
且恨每欲得而甘心此次以二千數百之疲師當三萬數  
千之悍寇血戰一日夜殺賊二千餘勝負頗足相當而功  
罪亦兩不相掩若能久耐艱辛更加厯練將來必可造就  
以爲大用之才時事方殷自未便准其請假交卸臣已手  
書慰留並囑令加意調理趕將所部五營及新撥之銅武

三營拊循整頓養精銳而圖再舉並與魏光燾陳湜等聯絡呼應不分畛域其濟艱難始雖折翅回谿終當奮翼洄池

臣

願與該道共勉之也謹附片陳明伏乞

聖鑒謹

奏

擬籌移駐永平疏

乙未三月

爲戰事暫停和議難恃微臣妥籌防務熟揣敵情擬移駐永平以資控制而便調度恭摺由驛馳陳仰祈

聖鑒事竊以夷情狡詐百出賊蹤飄忽靡常日來海贛戒嚴臺澎告警大勢似已南趨而自關津以達滄祿不時尚有倭船覬覦游弋此其注意畿疆蓄謀內犯固不待智者而後知也現在戰事可停而未可停和議可恃而未可恃正當乘時布置先事圖維旣軍事有移步換形之觀斯辦理有因時制宜之法倭人用兵伎倆慣釋堅攻瑕舍遠趨近每以小股牽綴我之大支使不能分彼乃奮其全力從

較瑕較近之處而入故論全局之事體必以保護近畿爲第一要義而保護近畿必以扼守永平控制灤樂爲第二要防臣嘗策倭若圖內犯必不從津沽及榆關而來蓋大沽兩岸礮臺工程甚鉅備禦甚周又自津至通一綫之途兩旁皆水深入殊非所便榆關距京尚遙高壘深溝驛難飛越惟津關中間豐潤灤州樂亭昌黎一帶在沿海爲多瑕之處在京畿爲最近之程彼欲乘虛必將出此曾與王文韶往復函商並於程文炳聶士成周馥來關時與之面議皆以爲然因思微臣有統籌全局兼顧近畿之責灤樂海防既關要害薊燕屏蔽又屬空虛灤樂海岸一有疎虞

鐵路電線均不能保彼時臣在關門僻處一隅聳士成在  
津北相距數百里或至不能相顧倭由永平內竄四五日  
可達國門

神京肩背單寒深爲可慮似不如移駐永平內足以保護  
畿疆外足以控禦灤樂較之榆關更能兼顧臣初駐關時  
已見及此因防務甫經創辦必須身臨督率方能日起有  
功嗣因關外諸軍失利警報紛來更惟有鎮靜固守以免  
搖動未便輕議移駐目下部署已定人心粗安諸將經臣  
指授機宜亦皆有所遵循各就端緒且兵力尙厚防務可  
保無虞臣若移駐永平祇須酌帶數營並調丁槐一軍隨

同居中相機策應左則可與余虎恩宋朝儒等隨時呼應  
犄角相資右則可與聶士成周馥等就近籌商聲息不隔  
萬一灤樂有警則臣親督前敵賊必不敢取道以窺內地  
萬一榆關有警則臣堅持後路諸將亦必不敢退縮以掣  
邊防既於拱衛畿輔相宜而控制海疆調度諸路尤得形  
勝矣夫以陸路言之榆關與永平俱爲後路以海口言之  
榆關與永平俱爲前敵以今日情形要害言之或榆關爲  
前敵而永平爲後路或永平爲前敵而榆關爲後路均未  
可知是榆關之與永平並無彼此之分安危之判臣非不  
知堅坐榆關於臣身未必有害移駐永平於臣身未必有

利然念渥受

殊恩獨膺重寄若不詳審機宜妥掯形勢設使有失臣一身不足惜如天下何誠不敢蹈畏縮之咎以負

國家亦不敢存避嫌之私以誤大局如蒙

允准臣卽將移駐事宜妥爲辦理再將詳細一切情形縷

達

聖聰所有微臣擬移駐永平控制調度仰候

批諭祇遵緣由理合恭摺由驛馳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擬陳通籌布置全局疏

乙未三月

爲款議未可深恃宜奮兵威以尊

國體謹擬通籌全局調度諸軍恭摺具陳仰祈

聖鑒事竊臣目去年十一月奉

命視師卽主更番迭戰之說誠以良將精兵爲國至寶使  
之久暴露於外而不得蓄養其銳可惜也使之久鈍置於  
內而不得一施用其銳尤可惜也蓋兵之爲道有朝氣有  
暮氣朝氣必勝暮氣必敗法當乘其朝氣而用之乘其暮  
氣而息之且用之不善朝氣可轉爲暮用之善暮氣可轉  
爲朝此在統兵者精察其機默神其用而已臣有統兵馭

將之責近奉

諭旨合閩內外妥籌布置更當斟酌機宜統籌全局以期  
補救時艱查此次牛莊之挫湘軍精銳傷亡過多田莊之  
挫毅軍所損精銳亦復不少宋慶魏光燾與諸將領兩月  
之間未嘗休息宋慶年近七旬親自督隊兩次受傷墜馬  
魏光燾以文臣履行陣陣躬冒矢石屢瀕危險此皆竭忠盡  
力萬死不顧一生雖敗衄失機功不足以掩罪然勞苦亦  
甚可念矣其傷殘之舊旅旣皆喘息未蘇瘡痍未復若再  
責其血戰未免近於不情其募補之新軍又皆膽氣未壯  
心志未堅若遽責其衝鋒未免失之不教此宋慶魏光燾

所部兩軍雖不至遽鄰暮氣而宣令拊循休息以示聖主體卹之仁者也臣又嘗見福建陸路提督程文炳新疆提督董福祥並勛勞卓著膽略兼優其所部亦精悍絕倫自去年秋冬陸續到齊經程文炳董福祥訓練有方更稱勁旅程文炳董福祥感激

國恩忠勇奮發常有匈奴未滅何以家爲之志若令其出關剿賊必能恢復疆土埽除寇氛此外如余虎恩熊鐵生宋朝儒馬心勝等亦皆百戰之將久練之師此數人者皆嘗屢請於臣求當前敵臣察其將才兵力亦誠屬可用與其守株而待兔何如入淵而探驪此程董兩軍與余熊宋

馬等軍均宜乘其朝氣及鋒試之以張

國威而伸

天討者也臣之愚見欲請調回宋慶拱衛京畿

朝廷資其威望忠勤但令坐鎮行間已可收猛虎在山藜  
藿不採之效至魏光燾所接統之二十餘營李光久所部  
之數營多係湘人與臣有家人父子之誼擬令其回關駐  
扎收集卒伍簡練軍實寓休養於整頓並將劉光才申道  
發之十營調集關門與臣部楊金龍等營相爲犄角以厚  
兵力而重邊防其自關西以至灤樂則原有卞得祥潘萬  
才賈起勝王可陞陳鳳樓閔殿魁各營擬再調回孫顯寅

呂本元等軍協同分防諸軍或係淮軍或係直軍本爲一家無煩聯絡請並歸聶士成節制調遣必能指臂相資首尾互應其自津南以達滄祁則原有梅東益章高元李占椿李永芳各營又益以曹克忠之軍兵力頗厚亦可有備無患各路守禦旣固然後可議進剿擬請以程文炳董福祥爲關外兩總統而以宋朝儒馬心勝之軍隸程文炳以余虎恩熊鐵生之軍隸董福祥有此兩大枝生力軍進攻前敵聲威所震賊膽將寒且遼瀋一帶尙有長順依克唐阿唐仁廉諸大軍聯絡聲援共圖進取破賊恢疆不難立待又丁槐一軍熟悉地營之法經臣調令來關擬派駐紮

甯錦等處作游擊之師無虛可乘無懈可擊庶幾敵不得逞以上調度各事宜如蒙

聖主天恩允臣所請以前敵之事責之程文炳董福祥以遼瀋之事責之長順依克唐阿唐仁廉以關門內外之事責之臣與魏光燾以津北之事責之聶士成津南之事責之曹克忠以近畿之事責之宋慶或任戰或任守無偏逸無偏勞綱舉目張筋通脈貫如此則兵威益奮兵力益強款議成我之

國體固尊款議不成我亦有所恃而無恐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謹恭摺具陳伏祈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擬請沿海種樹疏

乙未三月

爲沿海各軍人種一樹以防衝突而資遮蔽事近效遠請旨通飭舉行事竊以安內攘外匪責近功恣後懲前宜屢遠慮夷患非一日之患則海防非一日之防天下事大抵謀於數年十數年以前乃能成於數年十數年以後若因其效稍緩遂謂其事可不行是何異懲羹而吹蕭見彈而求炙乎就目前中外事勢論之彼有船我無船卽不啻彼有海我無海此國縱不生心而彼國之陰謀難免今日縱不啓釁而明日之變故方多自惟有多購船械精練海軍庶足以抗稜而禦侮然竭天下之心思材力於海軍講求

至二十餘年而終歸覆沒竭天下之脂膏財力於船械糜費至數千百萬而未見保全是以巧之計至費之工仍可恃而不可恃也臣因思以至拙之計代至巧之計以至省之工代至費之工莫如統令沿海各防軍人人種樹處處種樹以期將來或可防敵之衝突而爲我軍遮蔽之資雖不足以戰猶足以守其利有四其便有三謹據管見所及爲我

皇上陳之沿海礮臺最忌顯露若盡改修暗礮臺費又不貲種樹則遮護礮臺凡明礮臺皆可成暗礮臺之用其利一沿海防軍最忌散布若到處皆修礮臺費更不貲種樹

則遮護海岸凡無礮臺皆可抵有礮臺之處其利二我之瞭望易準彼之瞭望難真我並可借草木以作疑兵彼必不敢窺藩籬而入死地其利三我有遮護彼無遮護我之槍礮從樹中擊彼之船而彼無所避彼之槍礮從船上擊我之樹而我不至傷其利四而在今日行之既屬因利尤爲乘便三四月間正農家樹藝種植之日地氣上騰雨澤下降土膏滋潤草木易蕃此使之在天時者一也一日但種一樹則咄嗟立辦一人可種一樹則眾擎易舉不煩時日無礙操防此使之在人工者二也各軍築壘開壕必須挖泥取土鍬鎬本所自備鑛基無待他求此使之在器具

者三也約計防海各軍不下十數萬眾誠使處處種樹人  
人種樹爲制敵之衝突計則有樹之處兵更覺多種一樹  
可抵一兵種十萬之樹可抵十萬之兵將來可以助我之  
兵力爲資我之遮蔽計則有樹之處兵不妨少種一樹可  
省一兵種十萬之樹即可省五萬之兵將來可以紓我之  
餉力臣非敢謂專特種樹海軍可不必辦礮臺可不必設  
船械可不必籌惟深慮海軍礮臺船械需費過多未必能  
遽還舊觀確有把握而種樹之易於辦海軍築礮臺購船  
械不可以道里計計雖至拙工則至省似屬可行昔晉陶  
侃鎮荊州令軍士每人種柳一株數年之間遂著成效前

撫臣胡林翼稱明臣熊廷弼一身去留繫遼存亡考其方略亦不過築堡種柳凡此或行之於內地或行之於邊地用意各別稱效則同沿海種樹以裨海防似出微臣之創舉實師古人之遺法惟事關防務可否請

旨敕下署南北洋大臣及沿海各省疆臣籌酌舉行以期工易成而事不擾所有微臣擬請沿海種樹緣由理合恭摺具陳是否有當伏祈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屑墨拾餘卷三

哭盦叢書

易順鼎哭盦

雜稿二十二首

十月廿三日

上峴帥第一書

十月廿三日

敬稟者帥座此行天下安危繫之抑亦古人所謂萬世瞻仰在此一舉者也似宜兼程詣闕不少遲延上紓九重宵旰之憂下慰億眾雲霓之望帥旌早到一日人心卽早定一日不待交綏臨敵而先聲已足奪人矣如中途接奉 縱音有北門鎖鑰之命 朝廷以此付帥帥卽以此報 朝廷不必東向讓三南向讓再也在帥意深執謙退

惟欲專治軍事獨任艱難然反主爲客受制於人必至餉  
需不能應時諸將不能用命於大局非徒無益而且有害  
曾文正不督兩江不能成東征之績左文襄不督陝甘不  
能成西征之助今昔情形正同一揆耳目下畿輔雖大兵  
雲集然皆不相統屬兵多而不精將多而不專徒足誤機  
宜糜餉械而已大帥指曰卽總師干當以選將練兵爲第  
一要著兵雖不能速練將固可以速選將優則弱卒亦強  
將劣則強兵亦弱凡兵皆視將爲轉移也其將優而兵亦  
强者當益爲厚集其力其將劣而兵亦弱者似竟可奏  
罷其軍省一劣將之兵即可增一良將之兵省一疲卒之

餉即可增一精卒之餉湘淮諸將短長虛實大帥必早審察而預籌之矣李傅相以選將不善遂至貽誤事機可見用人一端最關緊要不但大局安危由此而判卽己身功罪亦由此而分何可不慎之又慎耶至於餉需器械固屬切要之圖然以職道愚見論之文官不要錢武官不怕死二語較餉械尤爲切要真不要錢則餉之絀者可變爲贏真不怕死則器之鈍者可變爲利益有一錢尙可辦一錢之事有一器尙可得一器之用惟視其人何如若專指餉械爲要圖恐徒足爲藉口卸肩之地而不足爲安身立命之地也

上峴帥第二書 十月二十五日

竊以才具性情自觀甚悉感恩知己兼得良難硜硜微尙  
耿耿寸衷有不能不一陳於帥座者職道一生性情耳食  
者謂其孤高目論者謂其通脫湘帥亦譏職道出處無定  
戲謂爲變化莫測之龍不知職道性情似乎通脫而於義  
利公私之辨則每以性命爭之似乎孤高而於死生禍福  
之交則每以游戲待之取與進退雖一介之輕而職道視  
之甚重他人謂職道孤高職道亦自謂孤高也利害得失  
雖千鈞之重而職道視之甚輕他人謂職道通脫職道亦  
自謂通脫也至於才具則有時見短有時見長要之得行

其志短才亦復見長不得行其志長才亦復見短雖不敢  
自命爲可大受而欲其可小知則至死不能蓋職道之才  
具性情有如此者在河南僅兩年餘連得要差屢蒙優保  
而職道棄之不顧遁入廬山前年應湘帥之招辭差事就  
館席不受束縛羈縻而已未罹母恤以前職道如野鶴孤  
雲旣罹母恤以後職道如死灰槁木且心摧意絕之餘更  
覺不憂貧不畏死海闊天空無所往而不可今者蠻夷猾  
夏薄海同仇幸遇我帥得隨節旄負弩矢以求死之人得  
効死之地此真職道之干載一時矣自誓不希寵榮不避  
險阻赴湯蹈火惟大帥所命其何肯辭

討日本檄文

爲島夷日本者性成叵測質等么麼豺狼其心蜂蠻有毒  
秦人指鹿倖存徐福遺黎水母目蝦兼雜倭夷別種蟲沙  
及猿鶴化生於蕞爾之區蠶叢與魚鳧開國有茫然之狀  
夜郎自大差比月氏國戎王無佛稱尊敢云日出處天子  
四萬八千歲始能通中國人煙三百有六旬終不奉天家  
正朔弄干戈於平地羣生羣貔生貔效冠服於他人驢非  
驢馬非馬紀年僭稱明治實愈縱其淫昏改正妄號維新  
且彌滋其污穢國於蠭之角田慣蹊人誰謂鼠無牙墉將  
穿我囊者琉球一役敢肆鯨吞繼因臺島孤懸輒謀豕突

夷人宗社窺我藩籬雖牛羊倉廩干戈在彼日以殺舜爲事而大馬皮幣珠玉在我常存畜狄之心恆曲示以包荒冀同安於覆幬至若朝鮮爲我藩屬此尤薄海所共聞知乃又無故加兵詎非有心開釁攻虎牢之戍鄭甘犯人和翦鶡首以分秦妄希天醉強韓王爲牛後辱句踐於馬前思鄰金虎之宮欲徙銅駝之陌赤地千里謂殘暴爲無傷蒼天九重指高明爲可侮不許湯牲餉葛爾竟何心甘爲桀犬吠堯是而可忍神人共憤海宇同仇皆知祖龍將亡已卜佛狸立斃在昔堯征丹水誅縉雲之不才禹會塗山戮防風之後至武有七德皆可歌也天生五材誰能去之

幕府祇奉廟謨恭行天討招角黃園綺爲羽翼選憇武古  
通作爪牙仲淹具胸中百萬兵富弼獻河朔十三策聚米  
而爲山谷虜在目中轉粟高若邱陵錢流地上維駒維騏  
維駟維駱千羣則代產雲屯如虎如貔如熊如羆四面則  
楚歌雷動李臨淮之壁壘草木皆兵劉太尉之旌旗風雲  
變色白狼丹鳳前軍已報渡遼青雀黃龍上將兼聞橫海  
易五爲六易三爲四聖天子方將咸五而登三人一已百  
人十已千我大軍何止以一而當三十六將軍自天而  
下千五百童男何地能逃不殊捧海以澆螢奚啻舉山而  
壓卵爾等當車斷臂遊釜餘魂豈不貪生亟宜歸順倘效

夙沙之旅縛其酋以獻神農庶幾商紂之徒崩厥角而迎周武果壺漿之恐後免玉石之俱焚方將春臺共登豈特秋毫無犯帝得聖相相曰度有丈人實在於師中民俟我后后其蘇惟王者無敵於天下旁行至於海表用張皇我六師生縛致之關前遂翦滅爲一縣此檄

上峴帥第三書

十一月初四日

一陸軍宜迭戰也自平壤潰退而後扼摩天嶺者宋軍援旅順者宋軍進復州者宋軍守海蓋者宋軍以調度諸軍之大將轉爲奔馳千里之疲師奔命不遑何能調度而此外各軍不聞一交賊鋒僅皆駐守後路又何以均勞逸行

賞罰乎宜奏請以聶士成唐仁廉程文炳陳湜魏光燾李光久吳鳳柱余虎恩熊鐵生諸軍與宋軍新舊相間或迎擊倭軍之前或繞出倭軍之後或包抄倭軍之左右相機分合更番迭戰方可得手若但以孤軍東西奔馳將致四面受困耳一海軍宜出洋也諺云養兵千日用在一朝北洋海軍經營幾何年糜費若干萬正爲今日之用今不能戰更待何時且時屆仲冬大沽瞬將封海人不能來攻我我正可以攻人昨聞鎮遠觸礁殊堪駭異難保非規避戰事自壞其舟宜奏請嚴旨痛懲責令戴罪圖功乘機進擣務期有進無退以收海軍摧堅陷銳之效而折諸將偷

生畏死之謀我舟與倭舟勇怯之情既不相遠勝負之數必可相當與其不戰而未必能完何如拚戰而未必遽壞耶一與國宜深聯也遠交近攻兵家上策楚才晉用前代成規歐洲各國志在通商非若倭人與我同洲志在窺伺目前大局更不能不聯歐以拒倭聞英德兩國頗與我親宜商總署密電使臣教之結以至誠餌以厚利倘得英之水師德之陸軍皆爲我用倭人必乞款不遑縱不能滅其國都亦必可索其兵費又聞智利國有鐵甲四艘欲售與我若並用其兵將礮械倭亦難與爭衡雖糜重金猶勝償兵費也一行都宜豫建也千金之子坐不垂堂況於萬

乘之尊 九廟之重山海關距京師不及千里偶有疏失  
卽致震驚彼時始議遷巡竊恐已晚宜奏請豫建行都於  
太原距海旣甚遠距都又甚近表裏山河有險可扼較之  
關陝所得尤多抑或請暫幸天津爲 大駕親征之舉如  
漢文帝之勞軍細柳宋真宗之駐蹕澶淵亦足以鼓勵薄  
海之心而震懾天騎之膽矣

上峴帥第四書

十一月十五日

竊職道瀏覽前史見千古君子往往誤入小人之彀中而  
不自覺心實恨之推原其故蓋由千古之君子皆智不足  
而仁有餘千古之小人皆智有餘而仁不足君子智不足

故不能察人之私且有時不能自察其私仁有餘故能恕人之私且有時自恕其私小人智有餘故能窺見君子之私且能窺見君子之不自察其私而多方以說君子如章惇蔡京是也仁不足故惟恐君子之不私且善於自諱其私而作僞以欺君子如王莽王安石是也作僞以欺君子多方以說君子而君子爲小人所愚矣君子爲小人所愚而小人之勢張小人之計得矣小人之勢張小人之計得而君子危矣君子危而小人亦不復顧君子矣於是小人勝君子敗者有之小人與君子同歸於敗者有之乃歎君子雖愛小人小人不愛君子且君子愛小人實所以害小

人也李相亦仁有餘而智不足之君子其所倚任者又皆智有餘而仁不足之小人卒之貽誤大局並累已身遂至以君子之身代爲小人受過而小人亦終不得保其富貴然則君子何必愛小人以自害且愛小人以害小人哉大學言平天下必本於正心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而天下不平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而天下平夫亦於好惡間加之意而已我帥至誠動物大公無私人不忍欺亦不能欺然待人過寬任人不專待人過寬則小人愈以生其心任人不專則君子無以盡其力其所關係殊非淺渺不揣冒昧妄進芻蕘惟垂鑒不宣

上峴帥第五書

十一月二十四日

竊職道於廿二日騎驢至靜海二十三日雇車至天津聞帥體違和尙在舟中調理柱石之躬神明所相想可卽占勿藥矣敬念無似職道本日謁見合肥傅相聞和議將成不勝扼腕恐大清國從此遂無轉機職道微軀從此遂無死所因敢不候帥節卽日買車先行擬伏闕上書力阻和議雖爲陳東之續亦所不辭又聞兩宮企盼我帥甚殷輿情瞻仰尤甚伏乞帥節到津不再遲緩卽日遄行詣闕以慰宸念而安人心大局幸甚

上峴帥第六書

十二月初二日

昨聞倭人要挾四事無一稍近情理又指明以李經方易邵友濂作出使議和之大臣朝廷竟欲允其所請未免太過我帥頃將入對宜以去就爭之兩宮必言戰無把握不得不和我帥對以和未嘗不可然如此等和法則斷斷不可遣使臣未嘗不可然如此等遭法則斷斷不可且兩宮之欲和者不過以倭之兵強我之兵弱耳其實倭兵並非真強我兵並非真弱倭若真強遼瀋渝關地方至今豈尙爲我有耶我之屢次失地乃不守之罪屢次失機乃不戰之罪皆不由於弱其所以至此者諸將本多中材又恃有衛汝貴葉志超之前轍以爲戰則必重死於敵

不戰尙不至死於法耳今日若能將一二喪師失律之員  
卽在軍前正法則軍務必有起色時事必有轉機自強之  
道即可從此一事做起若甘心自認爲弱而不思一求自  
強其弱將何所底止哉至合肥誤國之處我帥亦當於  
兩宮前痛陳之君父之與同僚誰親誰疏誰輕誰重我  
帥欲不負同僚必至有負君父負君父卽自負生平  
矣若過泥和衷之言尙存避嫌之意是小廉曲謹者所爲  
非所望於我帥也

上恭親王書

十二月初六日

王爺座下敬稟者竊職道於光緒十六年由河南候補道

請假回籍養親光緒十九年七月在籍丁母艱本年十月  
小祥後奉父前任江蘇布政使佩紳命謝賻江南蒙南洋  
劉大臣約同北上伏念職道墨經從戎麻鞋詣 闕實本  
愛 王之念更因痛母之情執汪鑄之干戈枕高柴之苦  
塊欲先以一腔熱血灑向 朝廷而後以七尺全軀歸依  
邱墓倘或富貴利達尙存於念卽爲天地鬼神所不能容  
因側聞停戰議和私衷感憤遂自天津力疾兼程入都條  
陳籌兵籌餉一切事宜冀達 天聽而罷和議本月初一  
日初二日初四日三次求都察院代 奏未荷施行謾  
微忱莫由上達茲特謹將原稿封呈 鈞覽伏祈采擇以

助高深職道所陳遷之一策議者多謂其不可行然自殷周漢晉以至唐宋元明聞以不遷而瀕危未聞以遷而致亂惟事體重大非親賢一德不能贊畫主持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非王爺孰能當此至所陳督催邊將設立軍監整頓海軍招募土匪易置疆吏籌措餉需各條一得之愚倘蒙采擇施行職道死且不恨又現在關內外防剿諸軍將及四百營之數除招募未齊徵調未至外業已成軍赴敵者不下二三百營倭軍僅數萬而我軍已十數萬人不得爲少且北方苦寒倭兵不耐弱者凍斃強者困僵士有怨心軍無固志制其死命正在此時宜督催諸

軍速赴前敵倘再遲延觀望藉口於操練之未熟軍械之  
未齊使倭人得乘此際增餉益兵養精蓄銳其勢更不可  
敵轉瞬東風解凍海口全開彼則變守爲攻我則變攻爲  
守人以便予我而我不能乘之我以便予人而人能乘之  
彼時欲如今日之情形恐不可得矣迫切上陳臨稟不勝  
悚惶之至

上峴帥第七書

十二月

竊職道渥承知遇許効馳驅前已瀝陳不慕寵榮不避湯  
火惟自恨閱歷太淺一無所長徒荷推心置腹之隆莫伸  
捐頂糜軀之報且念慈幃抱痛墨經從軍母歿不能居喪

父老不能侍養轉瞬一年將盡不得歸死松楸若竟飽食  
安居留京度歲與同袍文武聽臘鼓而飲春醪既於嘗膳  
臥薪之本志未免相違抑與食肉衣錦之罪人又何以異  
每一念及寢饋難安伏思大帥奉命督師關外諸軍皆  
歸節制由山海關起東北至奉天東南至田莊地方寫遠  
邊報稽遲未知前敵諸軍作何情狀職道竊欲輕騎前往  
周厯各營審地勢之險夷考道途之遠近察兵將之虛實  
窺敵人之堅瑕務期身厯其境目見其形然後揆勢度機  
繪圖貼說上呈鈞座以備采擇又聞錦州有土匪滋事吳  
鳳柱一軍方以進剿爲名竊謂白刃在前不恤流矢豺狼

當道安問狐狸目下勦倭不遑何暇勦匪且大兵如此之多而區區土匪公然猖獗尙費驅除豈不可笑此時卽有真正土匪亦宜招撫解散收爲我用其人能耐苦不畏死精練鎗械熟悉地形若能募以當倭強於新募市人百倍職道自恃忠信仰託德威並擬馳赴錦州身入土匪巢穴剴切曉諭化莠爲良效張綱張叔夜故事不費一兵而可安地方不費一文而可增勁旅此職道所自負確有把握者也八千里雲和月遠媿岳侯忠孝之人十九年雪與冰藉紓蘇武死生之痛如蒙鑒允卽擬遄行螻蟻微忱不勝迫切待命之至

上峴帥第八書

十二月

一破除情面以肅軍令也大帥登壇萬眾皆屬耳目以觀其恩威諸將皆用心思以伺其喜怒當此之時宜於用嚴而不宜於用寬倘所行或近於寬則彼有以窺我之淺深而不甚知畏將驕兵玩皆自此始矣夫爲帥者距將近而距兵遠故待將不患其不寬惟患其不嚴待兵不患其不嚴惟忘其不寬帥之於兵豈能人人撫摩而喫咻之惟嚴於待將則將不敢剋扣苛役而卽所以寬於待兵矣帥之於兵又豈能人人訓勵而警戒之惟嚴於待將且將不敢怠玩寬縱而卽所以嚴於待兵矣帥之於將易爲情面所

牽宜一概破除待以易事難說之風裁勿曲徇其所請查明恆劣虛浮不任戰事者奏請歸併遣撤以省餉需不能戰之將有所懲然後能戰之將有所勸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惟大帥念之

上峴帥第九書

乙未正月初六日

竊惟知已知彼百戰百勝我兵不及彼兵之精我械不及彼械之利此人所知也然彼以傾國之師爲孤注之舉用兵半年雖取我邊海數城不能損我腹地片土騎虎之勢難下黔驥之技已窮矣近聞擾及威海勢甚鶻張而竊窺其隱情實因不能逞志於北乃欲逞志於南不能得手

於陸乃欲得手於海此其避實擊虛釋堅攻瑕之故智顯  
然易見至陸路之賊同時進撲摩天嶺亦所謂中本不足  
而外示有餘以職道所見料之彼以攻威海者爲正兵而  
以撲摩天嶺者爲疑兵威海頗有可憂摩天嶺則斷可無  
慮其撲嶺之賊不過虛張聲勢稍進卽止既先制我軍使  
不能進攻海城又牽掣我軍使不能分援威海耳彼能先  
制我軍我何不能先制彼軍彼能牽掣我軍我何不能牽  
掣彼軍目下威海海軍屏息而不敢出洋關外諸軍袖手  
而不聞攻擊但知彼之外强而不知彼之中乾但知彼之  
有餘而不知彼之不足未免墜其彀中矣亟宜返主爲客

變守爲攻一面電奏請飭丁汝昌破釜沈舟力爭先著  
毋得東瞻西顧貽誤事機一面電催關外諸軍乘此時彼  
之兵力已分逆力進攻如迅雷不及掩耳彼見技無所施  
必爲氣奪我軍一經接仗必知其虛實而恍然於彼之無  
能爲收遼東已失之地解威海已合之圍其樞紐皆在於  
此伏祈鈞奪立予施行

上峴帥第十書

正月二十三日

敬稟者側聞李相已授全權大臣將出使倭都商定和約  
以職道愚見揣之和議恐未必能成也然無論和議成與  
不成皆不利於中國尤不利於我帥不利於中國者一時

之事不利於我帥者萬世之名不利於中國者人人皆知職道不暇論姑舉其不利於我帥者約略言之我帥專以戰事爲責成者也主戰於外而主和於內非陰屬諸將以觀望乎言戰於夕而言和於朝非明教三軍以解體乎若彼一面和而我一面戰不將以李相爲酈食其乎若我一面戰而彼一面和不將以我帥爲岳武穆乎和議成祇寒我殺賊之心和議不成徒中彼緩兵之計於我帥利乎否乎我帥雖不主和議亦不阻和議天下後世其知之者以爲老成爲謹慎其不知者將以爲退縮爲摸棱春秋責備賢者輿情奢望偉人和議一成恐論者不咎李相之主和

而反咎我帥之不能任戰謂我帥毫無把握不肯擔當恐  
我帥將代他人受過矣前日我帥向職道等云中國受日  
本欺侮已深此恨終當報復不知及身能見否沈痛之言  
出於一片血誠使人爲之感泣我帥今年六十餘矣雖汾  
陽壽考宣力方長而耄耋高年未必尙手持旄鉞與其他  
日空留恨事何如今日大快人心職道念我帥知遇之深  
尙欲置禍福死生於度外我帥念兩宮恩遇之重豈尙  
存利害得失於意中古之人仁以爲已任者曾子也以天  
下爲已任者伊尹也我帥質行似曾子匡濟似伊尹若今  
日能以戰自任卽曾子之以仁自任伊尹之以天下自任

竊觀倭人情見勢紬外強中乾言戰者乃虛聲言和者乃詭計非真有金元初起之強有髮捻方張之勢有俄德法力征之雄而我之前敵軍聲已振後路勁旅尙多轉餉數萬里募兵數百營談何容易有此一日千萬不可坐失事機又成大錯伏懇我帥電奏以戰自任請停和議免懈軍心必須彼國遣使求和然後可議天下關繫在此一舉萬世瞻仰在此一舉

上峴帥第十一書

二月

敬稟者竊見候選縣丞岫巖州人于躍池稟陳懷仁通化寬甸一帶可練民團每月得銀二萬兩練兵五千人足成

勁旅云云帥批以鉅款難籌倘該處紳富能自行籌餉練  
兵著有成效當優加保獎並將所稟咨行興京副都統核  
辦職道伏查懷通寬諸縣皆屬興京與鳳凰城九連城爲  
鄰封接壤詢之歸自前敵者僉稱倭兵精銳悉已盤踞金  
復海蓋岫巖旅順各處其後路鳳凰九連兩城之守賊爲  
數無多本年正月職道在天津旅寓屢與朝鮮使館中人  
筆談據其所述情形亦相脗合就近日情形觀之彼得威  
海而不能據窺遼陽而不敢犯守海城而幾不支其兵分  
力單情見勢絀已甚昭著後路雖設兵駐守諒亦空虛若  
得勁旅一枝出其不意包抄其背橫截其腰擣其老巢斷

其運道號召朝鮮之義民獵戶聯絡遼瀋之團練礦丁一氣呵成同時舉發前敵諸軍乘勢迅進合力猛攻使彼首尾衝決腹背受敵必將倉皇回顧狼狽奔逃可冀大局鬆而全盤穩矣惟客兵情形不習人地生疏欲其暗度陳倉深入虎穴非用本處得力可恃之兵爲之嚮導接應不可該縣丞所稟若果能行不但足以保衛地方實於邊防大局深有裨益可否遴委大員攜帶該縣丞前往體察情形相機辦理又查興京一帶原有奉天候補道張錫鑾十營駐防張道久駐該處自當熟悉情形並可聯絡一氣會商妥辦朝鮮西北諸路與興京毘連之處其人民素稱勁悍

多係獵手各有火鎗前敵營務處袁道世凱素得朝鮮人  
心若令前往號召必能響應現在前敵諸軍既以攻堅爲  
不易除用掩襲空虛包抄後路一著別無奇策不揣冒昧  
上瀆鈞聰伏祈垂鑒核奪

上峴帥第十二書

二月

敬稟者拏破侖曾云兵有五件切不可舍一鎗二彈三皮  
囊四糧五挖泥之器西國知兵者以爲名言是以各國兵  
制軍士人人皆攜鋤鎬近來倭人所用之鋤改作曲柄一  
式可以屈伸自如尤爲輕便昨見唐軍門仁廉來咨有倭  
兵埋伏地溝之語又見海城訓導李某稟稱賊慣用梅花

坑之計其法掘地爲坑人蹲其中開礮後又復蹲入我軍  
礮不能擊所稱地溝及梅花坑者卽係曲柄鋏鎗登時掘  
成據此以觀是地溝梅花坑在今日爲行軍所不可少之  
法新式曲柄鋏鎗在今日爲行軍所不可少之器非此則  
彼之搶礮將無以避而我之鎗礮亦無所施不知前敵諸  
軍曾否仿用現在關內諸軍以築壘開濠爲第一義宜飭  
仿用此法練習嫻熟以備行軍較之地營似尤簡捷妥當  
耳

上峴帥第十三書

二月

昨奉手諭具仰淵衷廣益開誠令人感愧惟開壕之舉雖

大帥早經飭辦而各軍多未奉行昨聞大帥又另派武員  
經理另雇民夫開挖體恤將士未免太過乃聞另派武員  
另雇民夫以後統領營官則深處營中從不過問哨官兵  
勇則遊行道左相與旁觀已所應作之工他人爲之代作  
而與已若不相干涉者然此種情形殊堪詫異曾一思開  
壕築壘爲三軍託命之事耶有高枕而臥之將卽有釋冰  
而嬉之兵驕玩成風何以禦敵似宜嚴飭諸將親自督工  
令兵勇民夫通力合作刻日竣事並派京員數人分段監  
視按其工程之虛實以爲將領之勸懲庶幾將不敢習於  
宴安兵不至鄰於麻惰防微杜漸亦在於此

代峴帥致臺灣唐署撫書

五月初五日

發卿仁兄大人閣下天中節前一日奉到冬電回環雒誦  
啟悉端倪此次當軸主和過存遷就悉索敝賦以齋盜糧  
已不啻獨坐窮山養虎自衛又復無故而割趙國之十五  
城捐商於之六百里欲令赤縣淪爲左言蒼生變爲左衽  
凡有血氣孰不疾首痛心坤一老矣雖揮魯陽之戈徒銜  
精衛之石每中夜起立循視鬢髮悲從中來常恐此生無  
復有報仇雪恥之日一盼來音陽氣起於眉閒浸淫而上  
幾滿大宅不覺沈疴之頓除而屐齒之皆折也卽日電復  
台端諒邀盡鑒竊思春秋之義以反經合道爲權魯隱荀

息無救於亂鬻拳祭仲猶謂之忠至聖苦心所以教千古  
之英雄扶萬世之宇宙者至深且遠三代以下此誼不明  
海內三四賢豪束縛於規矩之內拘牽於文法之中一遇  
世變惟有子身遠引否則束手待斃自活不暇何能活人  
於是亂臣賊子夷狄梟桀之徒轉得乘閒蹈瑕爭竊其柄  
以制君父之死命生民塗炭神州陸沈而天下之禍亦已  
極矣雖仲尼復生不能不望於以聖賢之心行英雄之事  
者也昔年法越之役爲中國一絕大關鍵執事以書生請  
纓招劉團保藩屬喋血苦戰卒挫法夷有功大局甚偉就  
數十年中人才風氣論之固已不可無一不能有二今者

寇氛更惡時勢更艱執事適以一柱當中流以一木支大  
廈而又至誠可貫金石忠信可格豚魚天眷中國生此奇  
才天眷大清生此民牧豈惟三祖六宗實嘉賴之抑亦自  
開闢以來三皇五帝百聖千哲在天陟降之靈所旁皇求  
索呵護憑依而資爲命脈者矣坤一不才猶願張臂一呼  
遠爲同聲之應頃已電奏緩交償款免作敵資耿耿孤衷  
未知能否稍圖補救此後於尊處之事但屬力所能至無  
不盡力勉爲現飭諸將秣馬厲兵以期恢復疆土與執事  
雖隔楚齊之風馬不殊韓孟之雲龍總期休戚相關始終  
不負而已來電所稱商結外援洵爲今日保臺要義物之

能動在誠人之所助者順此心此理互古相同況氣機日  
闢五洲一家中外情形無異周之戰國合縱連橫之局既  
已漸開遠交近攻之謀豈能不用國策所謂連雞左史所  
謂掎鹿聯絡因應端在執事爲之愚見不但鄰國宜結卽  
敵國可結亦宜結能結鄰國卽多一助我之鄰能結敵國  
卽少一圖我之敵捐金縮以全土地用玉帛以代兵戎但  
求息事安人豈必兵連禍結耶又聞淵亭性頗多疑與執  
事小有不愜此誠武人通病務望推心待之屈己從之語  
云同舟遇風秦越相救況平生肝膽更當何如渠之威名  
敵人所畏黎藿不采當念斯言昔王景略釋鄧羌之嫌而

克殲大敵張德遠錄曲端之過而自壞長城明代袁崇煥  
毛文龍之事亦皆可爲殷鑒執事負絕世聰明又遍閱前  
人甘苦凡坤一所知皆執事所洞知忝論肺腑之交聊布  
腹心之語耳抑區區愚悃更有陳者臺民薰丹穴以求君  
執事爲蒼生而請命事非不得已心豈有他成敗雖不可知  
生死必當自主成則黃屋非尉佗之心朱崖仍漢家之地  
束身司敗歸命天朝敗則島中五百垓下八千青齊豈  
返乎田橫烏江詎渡乎項羽言盡於此他非所知矣倚沼  
畦瀛可勝遙望度阡越陌謹用相存特遣易道渡臺敬將  
鄙意同依北斗更企南鍼爲國爲民萬千珍重

抵廈門小記

五月二十三日

曉抵廈門風水蒼涼海山奇聳彷彿十九年前黔中所夢遊也天地悠悠而余髮毛種種矣但見危崖兮巖崿怪石兮龍從碧瀾兮漣漪綠樹兮鬱蒼島嶼連天而糾紛波濤動地而洶涌紅日浴海兮瞳瞳白雲冠山兮滃滃蜃樓貝闕兮巍巍而峩峩龍戶蜃人兮林林而總總孟軻所謂鳩音許慎以爲蛇種其語格磔而鉤輞其狀支離而擁腫伊川則野祭堪悲神州則陸沈足恐夫孰知余涕泗之滂沱與憂端之湧洞也哉